上回说到杨凌嵩无端生异子，张道长有意泄天机。以致世人多知杨家小儿之故事，为避妖邪乱世，人间纷扰，张道长商与杨岳，度将杨家小儿带与山中归隐，以避其乱。杨岳忍弃骨肉，把杨家小儿交与张道长，转身掩泪而离。  
且说一早张道长携着杨家小儿，骑匹老驴，远离了这紫霞山，遁与八百里外的白鹤岭中，见得山上有一古庙，只见佛陀断指，金兽染灰，黄帷凌乱，巨烛凝桌，小径繁芜，青瓦残缺，似荒废久矣。张道长自语，“天涯苦无家容我，古山幸有庙安身。”“今者我等就暂驻于此吧！”张道长望了望这小娃儿说道。于是置这娃儿于一侧，再打扫一番庭院，修葺几下屋舍。张道长忙乱一遭，却闻一侧的杨家小儿嗷嗷作语，呦呦啼泪，张道长匆走过去，抱起那小儿走至庙前。轻抚额头。极目远眺，只见眼前高峰翠秀，白云层叠，大木林立，飞瀑若奔，直下而泻作一溪，声如雷唳，远驰而去。溪中激流争喧，鱼龙潜跃，视之清而不可见底，张道长深呼一口清气，畅达胸襟，顿然逸兴遄飞，诗曰：  
遁世缘因厄运留。  
眼前景秀满襟收。  
何妨弃掷心头事，  
畅对山川一了愁。  
张道长顾首而望，见这古庙牌匾残阙，心中念及远山之景，道曰，“此地山水秀丽，又有清溪当对此庙，水流相绕”，“莫不唤这庙曰‘清溪观’？”张道长俯首默念到。却见山下潜龙跃于渊，隐鸾鸣于空，张道长瞧了瞧这小娃儿，说到，“未束发鬓，已昭尘世之事，犹卧襁褓，已见腾龙之形，那就叫你杨潜在渊吧！望你能沉潜下去，不踏入凡尘半步，挺过这十五年啊！”张道长仰天嗟叹，任凭风拂鬟鬓，雾惹袂衫。时远山渐暮，晚照沉沦。  
且说这张道长改庙为观，带着这潜儿隐居于这白鹤岭中，整日与鸟兽为友，以琴棋为亲。教之武功等，以健身骨，授之文章属，以明事理。  
时年见长，一晃已是十二载春秋，这杨潜甚已能自己悟经达理，背得一娴熟之道经武论，说起话来也可称通畅。  
有道是:  
数载春秋交往，白驹荏苒一瞬。  
大道谙知几策，小子已然成人。  
一日，张道长唤来杨潜，曰，“潜儿，尔今已年十二，可明知识，今我诉于你之身世，切记之。”杨潜一脸茫然，歪头搔首曰，“潜儿不是自降世与师父同住于此乎？竟有如何之身世？”“不，是尔降世前之故事！”张道长侧过脸来，凝视着杨潜道，面色平静而僵，似非儿戏随意之说。却见杨潜鼓着眼睛，呆望着张道长，不敢说出声来。  
“你听好了，要仔细听”，张道长提高了声调，